



乌克兰战争 国际 深度

## 一场“针对三个民族的战争”，与三个国家普通人之间的连结

尝试从战场之外争取俄罗斯与白罗斯普通人，迅速成为乌克兰的重要策略。



2022年2月28日，乌克兰首都基辅，数名申请入伍乌克兰民兵。摄：Laurent Van der Stockt/Le Monde/Getty Images

“我跟你保证，（在俄罗斯）没有任何人对占领乌克兰有兴趣。”2月24日上午十点，身在莫斯科的阿列克谢在摄像头的那边抓着头发，这样告诉我。

“你确定你能担保普京？”我追问。

他犹豫片刻，修改了措辞。“除了普京，这里没有其他任何人想要乌克兰。”

那是普京发动战争后的第五个小时，2月24日莫斯科时间凌晨五点，普京以震惊世人的一次讲话宣告了二战后欧洲第一次国家间热战的开启，与他的讲话几乎同时，多个乌克兰城市遭遇空袭。2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自己的一次讲话中说，这次发生在基辅时间凌晨四点的袭击“就像1941年（被德国袭击）”。而事实上，目瞪口呆的不止乌克兰人，也包括俄罗斯人——阿列克谢花了整整五个小时在网上搜索，试图理解此前他并不特别关心的边境局势。

从2月21日到2月24日，或者在2021年，甚至在一切开始时的2014年，普京不是没有发表过否认乌克兰民族独立地位和主权国家合法性的言论，他多次提出乌克兰只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反叛的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民族。2月21日的演讲当中，他甚至将现代乌克兰国家的独立视为布尔什维克不择手段的政治操作的直接结果——尽管历史事实在任何层面上都与之相去甚远。

但即使如此，过去八年，在包括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内的全世界听起来，它们都仍然是一些缺乏实质意义的政治辞令，没有太多人能够将那些武断言论和发生在眼下的战争联系起来——讨论或者反驳那些历史断语，这似乎是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

“我不知道能说什么……”阿列克谢最后说，“真的，我不明白。”

## “这里不需要你们的血”

这场以俄罗斯民族为名义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在俄罗斯、乌克兰、白罗斯三国的民族感情与现实政治之间辗转。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导致俄乌关系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境地，2020年，白罗斯国内政治抗议的骤然爆发，又将再无谈判筹码的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推进局中。自此之后，俄罗斯与白罗斯vs乌的政治对抗格局正式形成，但即使如此，三国之间的民间往来和流动仍极为频繁，甚至由于其政治立场，革命后的乌克兰还成了俄罗斯与白罗斯两国政治反对派难度最小的共同避难选择——过去几年，已有多位俄罗斯反对派知

名人物移居基辅。

2020年9月，不止一个白罗斯抗议者告诉我，由于不需要签证、没有语言障碍而且生活成本低廉，乌克兰是他们的头号移民目的地。

也正因此，普京的这场战争注定是一次赌注巨大的冒险。

对于普京和他所领导的俄罗斯政府来说，这场战争是一次从“纳粹分子”手中“解放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并无威胁“乌克兰人民”的意愿。或许正是出于这一“解放”目的，俄罗斯军方在最初的几天里多次强调，攻击只会针对军事目标，且至少在当时，俄军大体上遵循了这一方针。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国内一切涉及战争场面的报导和画面都受到严格管控，媒体被多次要求仅采用官方表述的战争进展情况；另有报导称，参与对乌行动的俄军士兵都被收走了手机。这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所有短视频和现场图片，压倒性地来自乌方，尤其是本地普通居民。



2022年3月1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围城镇布查（Bucha），道路上留下大批俄军军车残骸。摄：Serhii Nuzhnenko/AP/达志影像

但现实中，莫斯科所以为的“点到为止”并未受到乌克兰人的欢迎：毕竟，只要看过2月25日凌晨基辅的空

袭视频，就很难再将事件视为某种轻巧的“特别行动”。而“点到为止”的计划开局也并不顺利，俄军未取得如期战果。2月27日开始，俄军对于乌克兰城市民用目标的炮火烈度明显加码，28日有多个炼油厂和油气贮藏设施遭到导弹轰炸。3月1日，亚速海边的重要城市马里乌波尔开始断电，东部哈尔科夫市中心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导弹袭击。3月1日傍晚，基辅电视塔和附近的娘子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地也被轰炸。

更多地区遭遇轰炸和攻城的最直接结果，是社交媒体上的战争视频全面开花，而与炮火的投入程度相应，压上前线的俄军士兵人数不断增加。据美国五角大楼估计，3月1日俄军已经投入了此前边境屯兵总人数的75%。自一开始就为俄军提供了通行便利和后勤支援、甚至直接允许俄罗斯在本国领土上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白罗斯，其军队的最终参战，也随着俄军疲态逐渐显露而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2020年8月应对国内抗议完全失败的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2022年已经变成普京的附庸和朝臣。

战争时间的拉长、参战规模的扩大……这一切都使得向俄罗斯国内隐瞒战事变得越来越难。

因为将正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称为“战争”而不是普京所强调的“特别军事行动”，发布战场视频，以及封禁俄罗斯官方媒体频道等原因，25日Facebook在俄被宣布限制访问。随后被封网站名单不断增加，27日，10家俄罗斯媒体遭到约谈，3月1日，硕果仅存的独立电视台“雨”和广播电台“莫斯科回声”同时遭到关停。

呼应此前“保卫乌东两地人民不受种族灭绝”的论点，直到3月1日，俄罗斯官方媒体仍在集中报导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的战线推进——尽管它们只向前推进了十六公里。而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和赫尔松等国际舆论焦点地区，则在电视画面里消失无踪。

白俄官方媒体执行了类似的方案：不报导针对城市和居民区的袭击画面，也否认所有的负面事件与俄罗斯相关。

正因为这样，尝试从战场之外争取俄罗斯与白罗斯普通人，迅速成为乌克兰的重要策略。2月26日和27日，泽连斯基两次向俄罗斯人与白罗斯人分别发表俄语讲话，呼吁从两国国内制止这次战争，“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本次战事而在推特上迅速蹿红的乌克兰军事记者伊利亚·波诺马连科也在27日转用俄语，呼吁白罗斯人及时通知自己的亲朋好友待在家里，不要参与这场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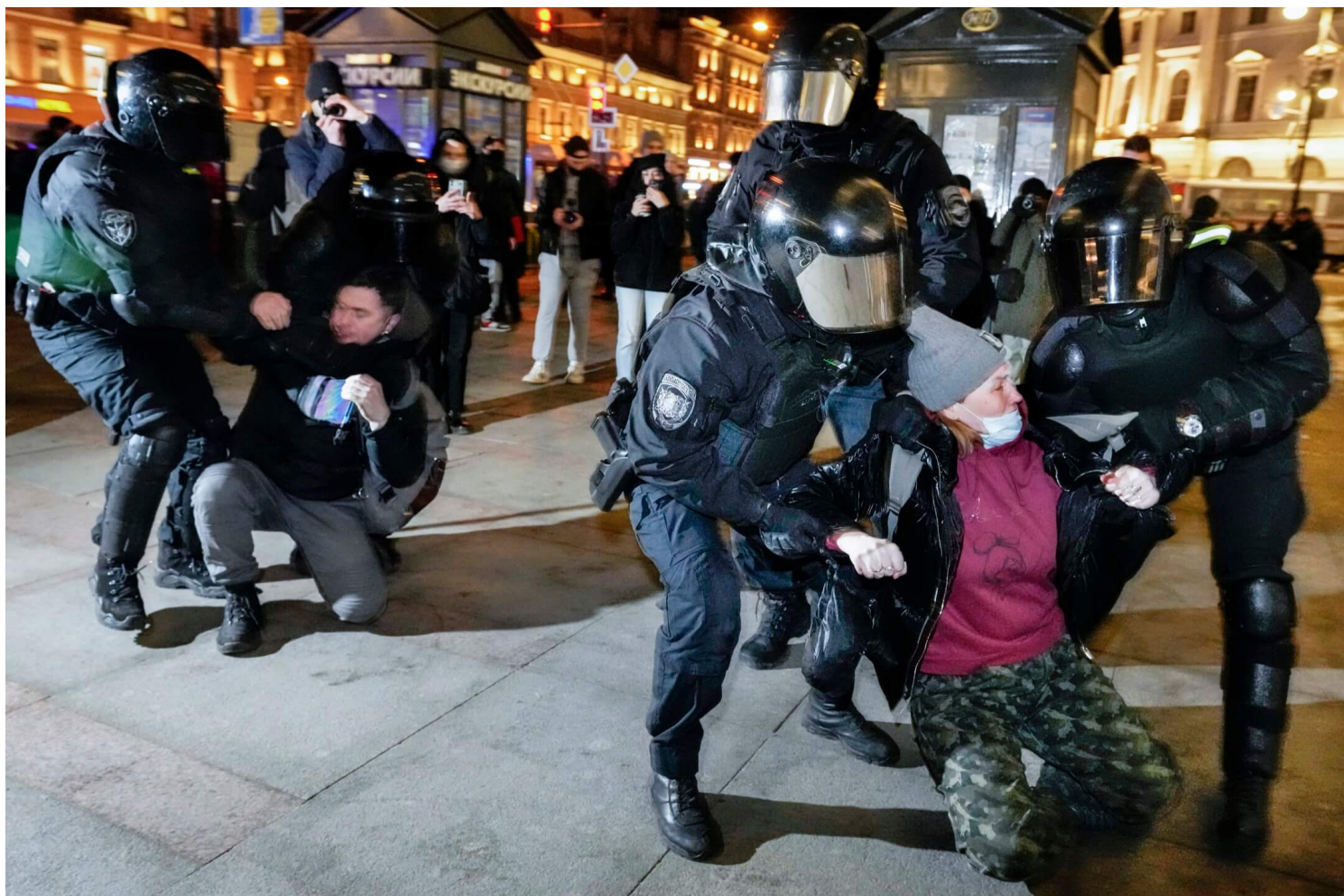
“这里不需要他们的血。”波诺马连科写道。 **“针对三个民族的战争”**

无法理解普京的俄罗斯人显然不止是我的朋友阿列克谢。事实上，在本次战争开始前，俄国内没做任何舆论上的战争动员准备，而所有民调都指向厌战、畏战以及对乌克兰甚至顿巴斯问题的漠不关心。

俄国内最有声望的国际时政记者之一、《生意人报》高级记者艾莲娜·切尔年科在24日空袭开始后三个小时

发布了推特，表示自己“无话可说”，她随后发起了反对战争的公开信。政治学家谢尔盖·马特金也在随后发表英文推文，称“我的国家在乌克兰犯下可怖罪行”，对此“无可辩护”。

家在乌克兰中部切尔卡瑟的莉迪亚在24日开战当天收到了大量问候信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她的俄罗斯朋友。“他们跟我道歉，”她告诉我，“我知道他们的感觉，耻辱，无力感，我和他们之间没有问题。”



2022年3月1日，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民众在市中心聚集示威，抗议总统普京出兵攻打邻国乌克兰，有防暴警察制服并拘捕示威者。摄：Dmitri Lovetsky/AP/达志影像

在俄罗斯开始限制Facebook访问以后，事情甚至还发展到了一个颇有些奇妙的方向：莉迪亚给自己多个俄罗斯朋友分享了VPN。

24日当晚至今，俄罗斯几十个城市持续爆发反战游行，反对对乌战争的联名公开信活动此起彼伏，对此的镇压也一直未停。截至3月1日，俄罗斯全国因为参与反战游行而被逮捕的总人数已经超过6800人，签署公开信的文化名人也有多人遭到追究，“反战”成了俄罗斯最新一个不容触碰的政治禁区。

所有相关情报都指向俄军战意低落，全无动员下的仓促开战又影响了后勤和物流，直接造成战果大大不如预期。3月2日，被关在监狱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也向外界传出大段推文，号召俄罗斯各地持续进行反

战抗议。

但这一切都无法拉住俄罗斯政府已经启动的战车，且普京似乎还有进一步扩大战局的意图。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2月27日首轮谈判举行前警告，乌克兰“不应指望”俄军会在谈判期间停火；3月1日，外长拉夫罗夫继续威胁称，俄罗斯“不会容忍”美国在欧洲所部署的核武器；在这之前的2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将对瑞典或芬兰谋求加入北约的举动“作出反应”。

白罗斯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在2020年8月开始席卷全国的连月抗议之后，事实上卢卡申科已很难被任何人视为国家的合法总统，但与此同时，长达一年有余的抗争和镇压，也让大多数人心生倦意。一位曾经积极参加每周日的抗议活动的明斯克市民说，如今他只希望这一切早一点结束。

“我已经不再感到惊讶，”他说，“继续活着，每天都看新闻，但只是产生了一种感觉，好像这一切只是我自己神经紊乱的结果。”他不能排除未来被强制征兵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得到任何通知。

还有更多人直接放弃了搜索新闻。在基辅住了八年的白罗斯女孩艾莲娜在2月26日发出情绪激动的帖子，希望争取白罗斯同胞的理解：“我发誓我说的是真的！他们真的在轰炸我们！”她在每一个句子后都附上了一排感叹号，但白罗斯人的反应寥寥，大多数帮忙转发的仍是乌克兰人。

2月27日，在泽连斯基针对白罗斯人的讲话发出的同一天，明斯克仍有参与“修宪”公投的部分居民走上街头反对对乌战争，只是其规模和情绪都已无法与一年半前相比。这次“修宪”，意味着白罗斯将从此放弃中立地位，向俄罗斯核武器敞开大门，两天以后，白罗斯军队从乌克兰与白罗斯的交接处——切尔尼戈夫州进入了乌克兰境内。





2022年3月2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数名领土防卫队成员在哨站驻守。摄：Vadim Ghirda/AP/达志影像

而乌克兰的形势一天比一天艰难，截至3月2日，仅平民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

俄罗斯社会学家格里高利·尤金，在24日莫斯科的反战游行中被警棍打成脑震荡，出院后，在3月2日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出，这场战争的本质并非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之战，而是一小部分习惯了使用战争和武器威胁的人“对乌克兰、俄罗斯和白罗斯三个民族首先发动的公开战争”。

## 战争下的未来

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如今愿做“邻居”（泽连斯基语）、乃至愿意自发守望相助的恰恰是各持国家独立立场的人群，而正是将乌克兰和白罗斯视为俄罗斯民族不可分割一部分、立志要终结“俄罗斯世界的流散”的普京，同时给三个国家带来了战争。

而过去八年里被俄罗斯用于辩护其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所谓“保护说俄语的人口”的理由，在如今的乌克兰看来已经完全是一个笑话。

3月1日，在俄军震惊世界的市区袭击结束后，一群哈尔科夫市民举着乌克兰军旗在市政厅门前一片废墟的广场上，录制了“致俄罗斯人的视频”，要让他们“看看哈尔科夫的这一切”。哈尔科夫是无争议的俄语区，在此之前，也曾是乌克兰最为亲俄的城市。

莉迪亚说，她不知道这几个国家所在地区的未来会怎样，也不想去考虑了，“我只希望普京能被送上国际法庭”。而在讲这些时，莉迪亚拒绝用自己更为熟悉的俄语，坚持用英语和我聊天。

虽然如此，在追踪战争的实时进展时，她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却是源自白罗斯的俄语媒体NEXTA的Telegram频道——如今也许是联系三个民族的普通人之间最为强劲的纽带，白罗斯大抗议中发育起来的反对派媒体之一。2020年8月，它们从席卷白俄的抗议浪潮中赢得知名度，随后其主创人员与白俄被镇压的抗议运动一起，经历了搜查、逮捕、殴打甚至是惊动国际的劫机事件。

如今一年多过去，在战争混乱的信息之中，在多数记者已经离开白罗斯的当下，它们再一次成了白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的可靠信息来源。一个国家的人民阅读着流亡媒体上发出的俄语更新

与兄三和（一小撮）俄罗斯人共同的罪过是来源：二个凶恶的人们阅读有流亡媒体人友情的俄国史书，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在面对这场针对三个民族的战争。